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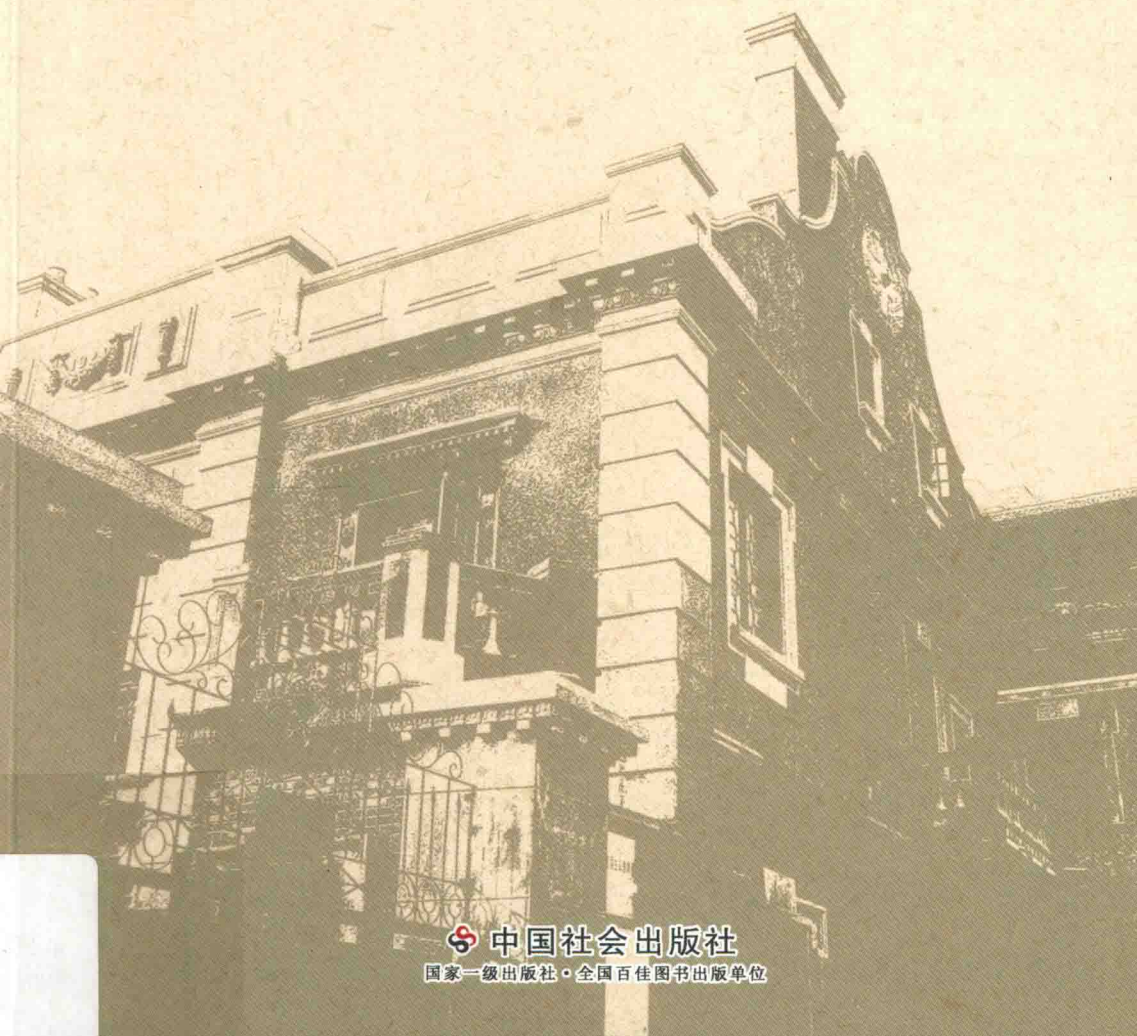
虹口记忆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编

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

(一)

丁言模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虹口记忆丛书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编

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 (一)

丁言模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一/丁言模著.——北

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6

(虹口记忆丛书)

ISBN 978-7-5087-5715-5

I.①穿… II.①丁… III.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4318号

丛 书 名: 虹口记忆

编 者: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书 名: 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一

著 者: 丁言模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张铁钢

责任编辑: 陈贵红

责任校对: 王宇洲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28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多伦路 201 弄 2 号。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窦乐安路 233 号（今多伦路 201 弄 2 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它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纪念馆展览面积共计 267 平方米。一楼为成立大会原址；二楼为展厅。展厅分为“创建·历程”、“文学成就”、“反抗·牺牲”、“纪念·研究”四大部分。展示“左联”文献、历史照片及文物。2003 年 1 月，纪念馆被列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 年 3 月被列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

编辑委员会

殷光霁	赵亦农	梁 言	何 瑛
顾良辉	戴娅倩	蔡佳仙	李 颖

序 言

丁景唐

我今年 96 岁了，由于长期研究左翼文学，迄今对其依然感兴趣，特别是新资料、新观点。

去年秋天，言模完成“瞿秋白研究丛书”第七本书（原拟写 10 本，因故暂且中止）以及“张太雷研究丛书”4 本书之后，说起想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的老本行。

左联会址纪念馆副馆长何瑛来看望我时，谈起“虹口记忆”的工作思路，这是一个宏伟计划，牵涉上海市虹口区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发展、城市更新、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民风民俗等文字和口述的记录等，并使之服务于如今虹口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及精神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

言模的研究课题主要对象是左联刊物和左联解散后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述评的主要对象也是左联（进步）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而且每个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编辑、撰稿人的人脉关系长链分别以不同方式链接左联盟主、左翼文化运动的首要代表人物鲁迅（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对于研究左联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研究课题可以纳入“虹口记忆”的系统工程，我们便与何瑛一拍即合。并且，我们进一步设想“解读三十年代左翼（进步）文学期刊”这个研究课题可以持续不断地搞下去，现在呈现给各位读者的便是第一本，以后还要牵涉各种左翼（进步）文学期刊，包括文化理论、戏剧、电影、诗歌等各种期刊，包括左联成立前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

我也有一个“虹口记忆”，曾写下《长忆虹口少年游（未刊稿）》，把虹口比作“我的第二故乡”。我 11 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住在虹口区鸭绿江路周家咀路三昇里，第二年搬到附近的狄思威路常乐里，直到 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才离开那里，前后住了 6 年。1937 年底，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1938 年 11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虹口区多伦路 201 弄 2 号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原来是宴乐安路 233 号中华艺术大学，1930 年 3 月 2 日，左联在那里宣告成立，鲁迅前去参加并演讲，在此前后鲁迅又去过两次该校并演讲。左联会址纪念馆与鲁迅纪念馆很近，“文革”前后，

这两处我曾去过多次，与新老朋友相聚，参观、开会、合影留念，我还提出过各种建议，心情很是舒畅。

我长期从事宣传、文艺、出版工作，坚持研究鲁迅、瞿秋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其中包括影印左翼文学期刊的工作，为保存、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资料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1958年到1962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后调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期间，得到当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领导人李俊民、蒯斯曛等支持，和周天合作，先后影印了两批、40余种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其中包括已成为海内孤本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以及其他罕见的珍贵文献。1962年后，我又选定了第3批影印目录，范围较大，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刊物之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另外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刊物，可惜后来由于来自上面的“左”倾思想的重大干扰，第3批书目只印了几种，不得不中止了。

“文革”后，我复出工作，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1980年为了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我以自己的藏书作底本，影印当年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重印《前哨》《文学导报》等这批影印书刊，不仅保留了已经在战火动乱中散佚无几的珍贵资料，为各层次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文献珍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我还主持影印抗战前赵家璧主编的1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并主持编纂2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此后，我继续为编纂此大系奉献自己的力量。影印旧书刊和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艰辛工作成果，成为我一生编辑生涯中最为倾心的两件事。

言模撰写这本书时，经常向我汇报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新的发现。其中《文学新地》发表的艾芜短篇小说《太原船上》，他因被捕入狱，由沙汀转交发表，艾芜始终未能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听说“上海曾重印一批三十年代文艺刊物，并在全国文联大楼展览，其中就有登载《太原船上》的《文学新地》，作者署名乔诚，这是沙汀同志取的笔名”。艾芜马上请夫人王蕾嘉抄录《太原船上》。艾芜说的“上海曾重印……”正是我主持的第一批影印本，具有抢救现代文学史、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化史等有关资料的重要意义。

这种“抢救”意识也体现在许多有关专业书籍里，其中就有两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后再版）等专业工具书和有关辞典，有关专业人员已经利用高科技手段，在网络平台上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

期刊数据库。同时，对于这些文学期刊的研究工作也有许多可喜的成果，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层面评述了许多中国近代、现代文学期刊。复旦大学姚福申教授撰写的《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中国有关编辑方面的文史知识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介绍了大量的书籍刊物。

由于诸多原因，迄今还没有出现系统、深入地研究20世纪20—30年代的现代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专著，故步自封的陈旧理念、扫描式的点评、散点式的研究，已经跟不上21世纪的社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因此，言模尝试以“解读”的形式评述那个年代的现代文学期刊，牵涉社会背景、创刊的宗旨、编辑的思路、撰稿人的心态，引起争论的风波，与其他刊物之间的不同关系等。其中评述这些期刊发表的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译作是个重点，也是难点、疑点，不仅要把评述的诗文作品放在作家生平创作活动的纵横交叉点上，还要顾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阶段性的特点，才能逐渐探寻这些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其中有许多作者使用临时性的笔名，难以考证，势必产生各种影响。

言模利用我的丰富藏书，长期收集的大量文史资料，以及各种老版本的珍贵报刊书籍，耐心地挖掘鲜为人知的文史资料，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空白，努力走近这些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和革命者，试图还原那时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真实面貌。但是，本书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冰山一角，亟须刻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大胆地开拓思考空间，竭力提升述评水平，还有大量的艰苦、烦琐的工作摆在面前。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甘愿寂寞、枯坐冷板凳的勇气和毅力，脚踏实地，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才能逐渐接近这个理想的目标，我也希望更多的有志向、有魄力、有意志的年轻人投入这项工作。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夏衍、田汉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别占据重要地位，张天翼、王任叔、聂绀弩、欧阳山、艾芜、沙汀、周立波、周而复等左联作家当时都很年轻，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们以不同的形象先后出现在言模的这本书里，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以及许多难解之谜。

那时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反映了左翼文学家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政治信仰、思想情绪、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写作动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倾注在这些左翼文学期刊发表的文章里。这些左翼文学期刊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联等组织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包括针砭时政、抨击反动统治、呼吁抗日救亡、建立联合战线，以及运用各种方式传达党组织有关重要指示等。

其中，《海燕》策划刊登抗日救亡的报告文学并不是偶然的，与当时的新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临委”（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

员会）有着密切关系。《现实文学》刊登冯雪峰起草、鲁迅点头同意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引起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高度关注，撰写专文，影响深远。张天翼、欧阳山、王任叔等人发起的小说家座谈会、创办《小说家》月刊，试图弥补“两个口号”论争引起双方之间的隔阂，这与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等人有关联。这些都是过去未曾涉及的“空白”，此类例子在本书里比较多，读者可以细细品味。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徐懋庸、曹聚仁主编半月刊《芒种》，策划精妙，不作一个字的“刺汪”（汪精卫），成为那个年代左翼期刊“无字的评论”的一大“杰作”，但是一直被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类似的例子很多，各位读者不妨先看看这本书的目录，其中有这本书介绍的十几种期刊的简要内容和精彩“闪点”。当时左翼期刊的出版、发行，不得不提到当时一位精明的上海群众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1898—1969），这是迄今还未能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过去写的大量的重要文章，收入于我的《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除了研究鲁迅、瞿秋白论文之外，还有《茅盾关心文学青年——三十五年前的一次会见》《郭沫若书赠我的〈咏梅〉词字幅》《关露同志与〈女声〉》《怀冯雪峰同志》《难忘的一面——忆王任叔同志》《九二岁暮访巴金》《懒寻旧梦二三事——忆念夏衍同志》《忆念胡乔木同志的三件事》《忆念赵家璧同志》《忆念吴朗西先生》《胡绳谈〈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中的杂文〈报复〉》，以及《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校订稿）》《〈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校对记》《十年辛苦非寻常——〈出版史料〉创刊十年随感》等文。这些文章的内容或多或少出现在本书里，并且得以延伸、补充、发挥，渗透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里，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我感到很欣慰。

顺祝左联会址纪念馆与我们丁氏父子合作愉快，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我身体健康的新老朋友，包括中国社会出版社新生代的同人们，祝大家工作顺利，健康快乐！

2016年8月

上海华东医院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地理位置：

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近鲁迅公园）

邮编：200081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上午9:00—11:30/下午1:00—16:00

交通线路：

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宝兴路站、轨道交通八号线虹口足球场站

公交21、18、47、962、854、167、962、52等均可抵达

咨询热线：

021-56960558 Email:wenshiguan@126.com

官方网址：<http://www.shkcrm.com>

微信号：左联会址纪念馆



目 录

001 鲁迅出资支持的左联刊物《文学新地》

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在上海创刊。这是由鲁迅出资、精心指导的左联后期刊物。暨南大学左联组长白曙负责收稿件,周钢鸣转交。除了鲁迅的文章、瞿秋白的译文,其他撰稿人均为左联成员。

《急就日记》等文与鲁迅《上海所感》构成一组互为相连的杂文,集中火力批判杨邨人、殷作桢“帮凶”。由于缺乏各种资料,《文学新地》留下一些难解之谜。

021 无畏呐喊的《文学新辑》

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新辑》创办于1935年2月20日,仅出1期。此刊物长期被湮没,在《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等专著里也未存目。幸好有经历劫难的剧作家葛一虹的回忆,世人才得知晓“庐山真面目”。

当时白色恐怖猖獗,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但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各联盟依然存在。光华大学等左联小组成员坚持斗争。《文学新辑》以鲁迅的杂文为楷模,努力拓展文艺新形式,运用大众化的语言,拿起辛辣讽刺的武器,毫不留情地刺向论敌。当然,诗文大多是“急就章”,呐喊激情有余,创作“成色”不足。

036 徐懋庸、曹聚仁“种刺”的半月刊《芒种》

文艺半月刊《芒种》创办于1935年3月5日,共出版11期。《芒种》发表的杂文、随笔、小品文等,抓住社会新闻焦点,关注文坛热点问题,针砭时弊,以古讽今,嬉笑怒骂皆成文。

鲁迅大力支持《芒种》，不仅设法提供刊物封面的图案、木刻，并寄去《〈集外集〉序言》《〈打杂集〉序言》等文。其中，鲁迅的杂文《从别字说开去》引起文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宣传部长胡乔木的关注，在《芒种》上发表《从别字说回来》。

“幽默”搭档徐懋庸、曹聚仁在创刊号上与林语堂论争一场，由此确立了《芒种》与林语堂等人先后办的《论语》《人间世》截然不同的办刊宗旨。徐懋庸、曹聚仁策划精妙，不作一个字的“刺汪”（汪精卫），则是最有分量的一次“种刺”，也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刊物“无字的评论”的一大杰作。

国民党当局的“敦睦友邦令”大发淫威，禁止一切爱国言论自由。徐懋庸、曹聚仁被迫抽掉“华北问题一瞥”的内容，“半月读报记”专栏只剩下无声的强烈抗议。

071 胡风主编《木屑文丛》

综合性文艺刊物《木屑文丛》创办于1935年4月20日，仅出版1期，这是承接《文学新辑》停刊之后的“姐妹”刊物。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胡风主编的此刊物长期无人问津，一直被压制在历史磐石之下。

胡风将此刊名谦称“木屑”，以列宁语录作为刊物的“开宗明义”。胡风的评论《关于青年作家底创作成果和倾向》、译文《日本普罗文学发展的问题》被长期冷落，在左联发展史上留下一个沉重的“空白”。冯雪峰发表《〈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之后，希望胡风能够撰写续文，但是，胡风生怕又招徕左联内部的非议，这个不为外界作知的插曲成为《木屑文丛》的一个“亮点”。

叶籁士应鲁迅约写《中国的文字革命》，赞同瞿秋白的文字改革思路。瞿、叶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主张和方案的异同、发展、传承，这是一个从未有人研究的课题。

089 东京左联月刊《杂文（质文）》

1935年5月15日，东京左联创办左翼文艺月刊《杂文（质文）》，杜宣、邢桐华（勃生）先后主编，共出版8期。

《杂文（质文）》同时高举鲁迅、郭沫若两面旗帜，这在国内左翼刊物中少见。发表鲁迅的3篇杂文，其中该刊同人翻译的鲁迅用日文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与鲁迅自己修改的此文，两者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其中许多很有意思的话题。

郭沫若流亡日本东京，他的地位很特殊，不仅同意加入东京左联，而且就近指导刊物同人的工作，这其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郭沫若的《我的作诗的经过》和长篇小说《克拉凡左的骑士》、历史小说《孔夫子吃饭》等首次在该刊上发表。

该刊还刊登茅盾的来信、田汉《苦囚之歌》等诗文。

该刊先后推出“追悼鲁迅先生”专栏、郭沫若领衔的“国防文学集谈”和“高尔基纪念专辑”，并且发表德国著名戏剧家弗利德利希·沃尔夫创作的4幕话剧剧本《马门教授》。

151 轰动一时的《海燕》月刊

左联解散之际，《海燕》月刊创办，轰动一时，出至第2期，被查禁。《海燕》是鲁迅与青年作家聂绀弩等人一起创办的最后一份文艺刊物。鲁迅不仅题写刊名，还撰写了多篇杂文。

该刊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即文学创作与报告文学，而且每期排版都是以鲁迅的杂文为开路先锋，紧接着是反映抗日救亡的报告文学，随后才是各种文学创作的体裁。这“两者并存”的策划并不是偶然的，与当时的文委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临委”（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有着密切关系。

《海燕》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有些事例填补了被人忽视的“空白”，并引申出一些意味深长的话题。黎烈文的两篇译文既表达了自己的审美观念，也间接传递了《海燕》同人（鲁迅等人）对于纪德的某种评价。

本章附录的邱韵铎《〈海燕〉读后记》，充分肯定了该刊的重要意义，并点评了瞿秋白的译文等。同时对鲁迅《出关》一文提出不同的看法。

179 论争有“亮点”的《夜莺》月刊

开国少将方之中曾在上海主编《夜莺》月刊。《夜莺》共出版4期，亦称为《海燕》的姐妹刊物，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与鲁迅、聂绀弩等人有关。该刊发表鲁迅《三月的租界》《写于深夜里》等文，其他撰稿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最有活力的左翼作家。

该刊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引起新一轮的“两个口号论争”。“特辑”首篇是鲁迅《几个重要问题》，与《救亡情报》第4期刊登《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并未收入新版的《鲁迅全集》。

还刊登了《〈却派也夫〉作者孚尔玛诺夫逝世十周年纪念》一组文章。《却派也夫》是苏联作家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创作的小说，后改编为苏联新电影《夏伯阳》。

204 青春个性的《文学丛报》月刊

1936年4月1日，马子华、聂绀弩等人编辑的左联综合性文艺刊物《文学丛报》月刊问世，共出版6期。其中刊有鲁迅《白莽遗诗序》《我要骗人》等诗文。注重介绍苏联作家和作品，第4期为“高尔基逝世特辑”。经鲁迅推荐，发

表了瞿秋白两则译文《易卜生断片》《萧伯纳断片》。还刊登了欧阳予倩、陈凝秋、陈白尘、宋之的等人创作的剧本，这在同时期左翼文学刊物中少见。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修改了周而复寄去的诗集《夜行集》，并写了序言，让周而复终生难忘。

该刊参加“两个口号”论争，刊登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郭沫若《在国防旗帜下》等文，以及《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中胡风一文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马子华不愿意卷入这场论争背后“是非曲直”的人际关系。

刘雪苇等人与周扬争论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该刊先后刊登了许多译作，呈现一派热闹景象，这是左联解散后的众多左翼文学家不甘“沉默”的一种顽强表现。

240 “作家之家”的《作家》月刊

1936年4月15日，《作家》月刊创刊于上海，共出版8期，孟十还编辑，一时成为畅销刊物。该刊发表鲁迅《我的第一个师傅》《〈出关〉的“关”》等文，并邀请新老“第一流作家”撰稿，其中连载萧军长篇小说《第三代》、孟十还译作《果戈理怎样写作的》等，引人注目。

“两个口号”论争时，该刊发表了鲁迅、冯雪峰、刘少奇3篇文章，具有总结性的重要意义，从而基本上结束了“两个口号”论争。其中刘少奇一文的分量很重，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基本精神。该刊发表的胡风两文，缘于他与周扬关于典型论的争论，这是研究“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时一直被忽视的一个“原始”起点。

《作家》见证了鲁迅、巴金的交往，也首次披露了鲁迅对巴金的赞赏。登载的鲁迅翻译《死魂灵》《死魂灵一百图》等广告和插图，反映了鲁迅与吴朗西、巴金等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之间的密切关系。

该刊第2卷第2号推出“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刊登了许广平、曹靖华、巴金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人近20篇悼念文章，以及鲁迅生前的许多珍贵图片，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同时期的刊物中名列前茅。

287 综合性文学刊物《文学界》月刊

1936年6月5日，《文学界》月刊创办，共出版4期，集中了许多著名左翼作家，发表了出色的文学作品。

该刊作为“国防文学”的主要舆论阵地，积极加入“两个口号”论争，吸引后人从各种角度加以探讨，包括撰稿人的思路、素质、心态和取舍情感等，同时，无形中或多或少遮掩了该刊登载的其他诗文的“光彩”。

刊登的夏衍第一个多幕剧《赛金花》的座谈会记录,以及夏衍写的《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也是刊载报告文学的重要阵地,推出一组有关报告文学的译文,其中有周立波根据英文版翻译的基希《秘密的中国》等。

《文学界》第1卷第3号发表了朝鲜左翼作家金斗谿《站在一条战线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中国左翼文学界的一次对话。

315 摇旗呐喊的《现实文学》半月刊

1936年7月1日,综合性文艺刊物《现实文学》刚问世,就卷入“两个口号”论争,其中有聂绀弩、王尧山、张天翼等人文章,特别是冯雪峰起草、鲁迅点头同意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引起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高度关注,撰写专文,影响深远。

该刊仅出版2期,刊登了瞿秋白翻译的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件,其中谈及“典型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文首次“亮相”却成为鲜为人知的一则史料。胡风与周扬论争正酣时,刘雪苇再次出面,撰写《典型论及其他》,声援胡风。

该刊连载田菲、尹庚转译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部分内容。

332 公开弥补“裂痕”的《小说家》月刊

1936年10月15日,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创刊,仅出版2期。

该刊实行编委集体负责制,不搞一言堂、家长制,参加“小说家座谈会”的作家都是编委,以民主讨论的形式制定办刊宗旨,以及征稿、来稿、改稿、退稿等问题,坚决摆脱宗派主义的纠缠,努力按照公开、公平的方式,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试图创办一个“纯粹”的具有权威性的小说专刊。这是“史无前例”的理想化模式,大家希望闯出一条新的办刊之路,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张天翼、欧阳山、王任叔等人发起的小说家座谈会,试图弥补“两个口号”论争引起双方之间的隔阂,这与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等人有关联。

该刊还发表了一些监狱题材的短篇小说,以政治犯为主,塑造了不同的革命者的形象。也有描写其他犯人的情况,突出一个“逼”字,难以忘怀,这些形象都可以归属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系列“牢狱小说”范畴,如此集中发表,这在同时期的左翼刊物中比较突出。

该刊推出“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撰稿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鲁迅治丧活动。

388 寄予希望的《希望》半月刊

徐懋庸、王淑明主编的《希望》半月刊创刊于1937年3月10日(实为延

迟），第2期起徐懋庸因故离去，改由王淑明主编。第3期印成后，遭到查禁，迄今未发现原刊，目录也缺失。

该刊是左联解散后由原左联主要成员编辑、撰稿的，其中鲁迅第一篇小说《怀旧》被发现、重登。并且首次刊登胡乔木《作家间需要一个新运动》、新诗《挑野草》，以及周扬译介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文章《艺术与人生》，林淡秋翻译、梅益介绍的英国新闻记者撰写的西班牙内战报告文学，以及连载苏联鲁滨斯坦的长篇小说《武士道》等，都成为《希望》不同寻常的“亮点”。

407 后 记

鲁迅出资支持的左联刊物《文学新地》

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在上海创刊。《文学新地》仅出1期,16开,正文123页(包括后记),署“文学新地编辑”,没有编辑人、发行者、印刷者。其实,这是由鲁迅出资、提供稿件,支持出版的左联后期刊物。该刊除了刊有鲁迅的文章、瞿秋白的译文之外,其余的撰稿人均为左联成员叶紫、艾芜、欧阳山、杨刚、杨潮等。

由于缺乏各种资料,《文学新地》留下一些难解之谜。

“担任这开辟的工作”

暨南大学,简称暨大,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誉为“中国第一侨校”。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有蔡元培、夏丏尊、马寅初、钱亦石、曹聚仁、梁实秋、林语堂、张天翼、郑振铎、洪深、沈从文、黄宾虹、夏衍、许杰等名师执教。当时校址在地处乡村的宝山县真如(现归普陀区),离上海市区仅6里路。并建有约400亩的暨南村(师生宿舍等)。曾执教该校的曹聚仁写有《暨南的故事》,述说了暨南村等有关情况。

1923年7月,中共暨南大学支委成立。在上海现代革命斗争史上,暨南大学一直是学



《文学新地》创刊号